

山火的启示

明前茶

大兴安岭的大火被扑灭3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有幸来到当年被山火焚毁的山洼处。如果不是当地林业局郭大哥的指引，我已经看不出当年山火的痕迹。

经过了30年的复苏，眼前这片森林之前的满目疮痍已经消失，出人意料地拥有了极高的物种丰富度。各种喜阴还是喜阳的植物，都在高矮不一的树冠下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柳兰依旧在抽出紫色的花穗，但更为耐阴的鹿蹄草和铃兰也在绽放它们的花朵，灌木层的主角，从喜欢阳光的珍珠梅和各种蔷薇，到更耐阴的兴安杜鹃和越桔都在和谐共生。而在灌木们的高度之上，白桦和山杨等喜阳的乔木，与更耐阴的兴安落叶松抢占地盘的力量，目前正进入一个势均力敌的时期。树荫参差斑驳，森林里光线极为丰富多变，就像一部记录片大师的唯美镜头一样，看上去说不清地愉悦。

郭大哥说，当年，这里被汹涌的山火洗礼后，林场同事看到满目疮痍的山林都流下了泪水。“很多过火地都被抢种了大片的白桦树苗，这种树喜欢阳光，生长迅速，而且很容易把树冠修剪得像马鬃一样整整齐齐。高处种白桦，低处种杜鹃，景色会跟彩色的海浪一样好看。但国外的森林专家来看过后，觉得这种加快森林复原的急切行动，对大兴安岭物种多样性的复苏并没有好处。人工种植的次生林，不仅景色单一，而且在抵御山火、虫灾或者雪灾的能力上，变得更加脆弱。”

一个很简单的迹象，说明了这种脆弱性：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到处都是野生蘑菇，和各种野生的珍贵药材，但在这些补种的次生林里，这些森林的馈赠都消失了。

唯有当年被“抛荒”的小块过火地，才幸运地诞生了我所目睹的丰富物种，时间流逝，自然的潮汐来了又去，神奇地衍生了这些物种和谐共生的场景。而这些变化的起源，与山火脱不了关系。

30年之后，郭大哥才意识到，只要不是人为的火灾，偶发的山火并非森林的敌人。他去美国黄石公园与当地的生态研究人员交流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黄石公园因为地热关系，每年都会爆发小规模的自然山火。但山火扑灭后，补种人工林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展开。

郭大哥惊讶极了。当地的生态研究人员却笑着说，火，是森林的挫折，可也是森林生机的触发点。如果一片森林许久没有受到山火的洗礼，大约一百年左右它就变得“过度成熟”了——参天大树们的树冠在天空形成一个遮天蔽日的遮盖层，在它之下，需要充分阳光的灌木与草本植物纷纷消失，连喜阳的乔木也丧失了孕育小树苗的机会。物种的多样性反而开始下降。于此同时，广袤森林间积累了难以自然分解的枯枝落叶，一些孱弱的病树也没有办法清理。森林就像一个活了800年的巨人一样，大量的树挂与苔藓是它阴沉的须髯，空洞的倒木是它庞大的鞋履。仔细听，它仿佛在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不无病态、又停滞不前的喘息声。

然后，山火适时出现了。有时是雷电，有时是地热，有时是堆叠的枯枝落叶引发的自然现象，火的舌头舔过了那些过老的树，烧尽了某一片林子遮天蔽日的树冠。于是，阳光又透射进来，喜阳的柳兰种子像微小的伞兵一样，打开种子上的降落伞，翩翩降临这片饱受灼痛的土地。喜阴乔木对生存空间的垄断被山火打破了，森林，仿佛挣脱了某种枷锁。夏秋，过火的林地开满了柳兰梦幻般的紫色花朵，生命的又一轮自由快适的竞争开始了。

黄石公园的经验表明，山火也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一个开关，是确保森林物种多样性的开关。在山火的灼痕上，森林获得了它再生的魔法。其实，任何一个有着自然活力的生态系统，都是从伤痕中重获新生的。



蝉

我真的相信，夏天是被蝉叫短的，遇到这么个不要命的主，烈日也没办法吧，也不好意思吧。44岁了，我好像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听蝉鸣。特别是在阒静无人的正午。听着听着，就想流泪，为说不出的一种震撼。

像一个孩子要撕破喉咙，表达他心中的不满、反抗，抑或诉求——很显然，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但因此具备叫板一切的勇气。空调屋里，听着那样的声嘶力竭，好想握它在手，轻轻抚慰：累了吧，咱们歇歇。

在正午，世界好像只剩下它们两个：鸣蝉与毒日，像两股力量在较量。它用声音，它用光。

你这小小的虫儿，究竟表达的是生命的欢歌，还是悲歌？不论什么歌，你都是最了不得的歌手，夏天所有的子民都是你的听众。

这个夏天，我为你写了首诗，不知道，算不算知音？《听蝉》——

高处为何鸣，当中有苦情。

应缘知己少，长夏尽哀声。

西瓜

西瓜就该长在夏天，就像喷薄的热情就该属于青年。

当你切开一个圆胖的西瓜，红的瓤，甜的汁，分明就是夏天款待你的心意，没哪个季节比你更热情、更慷慨。你每欲说它的坏话，都觉得被堵嘴。就像小时候，每次去小姨家，对门那个好客的婶都会端来高高叠叠一大盘糍糕。你不好意思说她矮说她胖了！

夏日浓情，都在一只

数年前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我和几位媒体记者去拍摄一个高山村落的自然景观。驱车到了山上的村庄，翠竹环绕，绿荫似海，真的如同世外桃源。大家一边调试设备，一边欣赏古朴村庄的美好与宁静时，屋脊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鸟鸣声。一位清瘦硬朗的大叔做我们的向导，他用很难听懂的普通话问我们有没有带雨具，我们这才发现，他背上挂着一个竹斗笠。我说昨晚看过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都是大晴天，不用带雨具。大叔摇摇头，说午后有雨，一定要我们带上雨具才去爬山。

还没到山顶，晴空万里的蓝天开始涌起乌黑的云朵，云层越积越厚，真的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虽然雷雨短暂，天空很快烟消云散，但我们还

夏 物

白海燕

大西瓜里。

我曾写过，吃西瓜，不同于吃石榴：石榴不妨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像小户人家过日子的细水长流。西瓜不，要大口大口啃吞，才酣畅快意，像大户人家的豪奢。

淑女吃石榴，好汉吃西瓜。

葡萄

秋天也有葡萄，可我当时它是夏天的。

喜欢看书时，旁边搁一盘洗净的葡萄，随手往嘴里撷一颗，再撷一颗。不知不觉，盘子空了，书还在翻。那些甜味，像附着在字里行间，被舔舐了。

也喜欢，什么也不做，就专心地吃。一颗葡萄，像一个甜句子，吃没了，一封情书读完了。蜜进心里。

葡萄透明甜美，最似少女心。

葡萄不吃，一嘟噜一嘟噜，像乌溜溜的黑眼珠齐刷刷看过来，也可人，也解意。

看葡萄，到齐白石老人的画里。四季鲜滴滴。

荷

没有荷的夏天还能叫夏天吗？说她是夏天的形象大使，没人有意见吧。

荷叶，大气的叶，荷花，大方的花。也没个好出身，偏就生就了大家闺秀的范。深泥里扎根，清水里拔节，亭亭净植，不蔓不枝。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我喜欢这诗句，它把荷与竹放在一起，就像把世间温婉端庄的女子配给了清俊儒雅的男子。这

样的安排，称人意。

今天买来五六个莲蓬，插在陶罐里。等它们老，老成禅意。至于莲子，被掏吃了，确实是，露为风味月为香。

团扇

在西塘带回一把团扇。雪白的绢面上，印有蓝色的花蝶。我把它插在一个描有侍女的瓷瓶里。瓷瓶放在我的飘窗上。

看书对着它，凝思望着它。空调、电风扇的现代生活早让它无用武之地，也好，再不用担心被冷落的命运：“常恐秋节至，凉飕夺炎热；弃捐茱萸中，恩情中道绝。”

它在窗前，自有一份古意，一份悠远，我愿借助它凉一凉，四季的心火。不独夏天。

花露水

花，露，水。我只要启口，轻轻读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心神摇曳，芬芳扑面。汉语言的魅力就是如此。

据说，这命名取自欧阳修的词《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不过，我更容易想起《诗经》里那句“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夏晚纳凉散步时，随擦身而过的女性，常飘来一阵花露水的香。是它，让爱清洁的女子在容易油污汗淋漓的夏天依然美好如故。

其实，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份美好的珍藏，如花如露——那就是，永不再来的少女时光。

自然力

谢光明

是十分感谢大叔的提醒，大伙都带上了一次性雨衣，避免了淋雨。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天气预报还没有大叔预测的准确，难道他有特异功能？大叔很平静地说，“我没有特意功能，只是根据经验和感觉，知道要下雨。”大叔还说，你们来时，“水呱呱”就告诉你们要下雨了。大叔说的“水呱呱”，就是在屋脊上急促地叫的那只鸟，叫“竹鸡”。当地农谚说：“水呱呱，水呱呱，早叫晴，晚叫阴，中午叫了水淋淋。”原来，竹鸡已经大声告诉我们今天要下雨，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大叔听懂了。

其实，大自然有许多优美动听的语言，有的人能感知自然的语言，与自然沟通，从大自然获得有益的“营养”。我们姑且把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力和与自然的沟通能力也称为自然力吧。可惜的是，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已丧失与自然对话的能力，我们不但听不懂“水呱呱”的天气预报，也听不懂淙淙流水喃喃细语，看不见满天繁星的一笑一颦，享受不了日出日落喧嚣中的宁静，读不懂草木争荣杂乱形式里的和谐内容。

这，与我们久违自然，或者说长久地没有聆听自然有关吧。